

國學基
本叢書
讀通鑑論
中

書叢本基學國

論 鑑 通 讀

(中)

撰之夫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讀通鑑論卷六

晉泰始元年起

懲創宗室而權臣篡。晉封同姓而骨肉殘。故法者非所以守天下也。而懷愍陷沒。琅邪復立國於江東者。幾百年。則晉爲愈矣。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興亡之修短有恆數。苟易姓而無原野流血之慘。則輕授他人而民不病。魏之授晉。上雖逆而下固安。無乃不可乎。然而三代王者。建親賢之輔。必欲享國長久而無能奪。豈私計哉。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非其利病生死之知擇也。則君子之爲天下君。以別人於禽獸者。亦非但恤其病而使之利。全其生而使無死也。原於天之仁。則不可無父子。原於天之義。則不可無君臣。均是人而戴之爲君。尊親於父。則旦易一主。夕易一主。稽首匍匐。以勢爲從違而不知恥。生人之道蔑矣。以是而利。不如其病之。以是而生。不如其死之也。先王重不忍於斯民。非姑息之仁。以全軀保妻子。導天下於魚蟲之聚者。慮此深矣。然則晉保社稷於百年。而魏速淪亡於三世。其於君天下之道。得失較然矣。晉武之不終也。惠帝之不慧也。懷愍之不足以圖存。元帝之不可大有爲也。然其後王敦、蘇峻、桓溫相踵以謀逆。桓元且移天步以自踞。然而遲之又久。非安帝之不知饑飽。而劉裕功勳赫奕。莫能奪也。謂非大封同姓之有以維繫之乎。宋文帝寵任諸弟。使理國政。牧方州。慮亦及此。而明帝誅夷之以無遺。蕭道成乃乘虛而攘之。嗣是而撥天位者。如拾墜葉。臣不以易主爲慙。民不以改姓爲異。垂及唐宋。雖權臣不作。

而盜賊夷狄進矣。然則以八王之禍。咎晉氏之非。抑將以射肩請隧。咎文昭武穆之不當裂土而封乎。法不可以守天下。而賢於無法。亦規諸至仁大義之原而已。

諫必有專官乎。古之明王。工瞽庶人。皆可進言於天子。故周官無諫職。以廣聽也。諫之有官。自漢設諫議大夫始。晉初立國。以傅玄皇甫陶爲之。唐之補闕拾遺。宋之司諫。皆放此而立也。諫有專官。而人臣之得進言於君。僅矣。雖然。古今之時異。而廣聽之與慎聽也。不得不殊。進言之迹同。而受益之與防邪也。亦各有道。未可以一槩論也。古之民樸矣。農工商賈。各世其業。士之遊於庠序者。亦各有常學。不能侈聞見飾文詞以動當世。迨及戰國。教衰而人自爲學。揣摩當世之務者。競尙其說。縱之以言。則偏私逞。而是非亂。則必擇其忠直而達治理者任之。而後無稽之言。不敢破聖道。紊綱紀。以熒主聽。則專官之任。亦未可謂盡非。時使然也。諫官專立。職專諫矣。然非專諫於其官。而禁外此者之諫也。不淫聽於辨言。而不塞聰於偏聽。苟得忠直知治者。司其是非之正。則懷忠樂進者。相感以興。乃若聽之之道。羣言競奏。而忠佞相淆。存乎君之辨之。不徒在言者也。諫者以諫君也。邇聲色。殖貨利。狎宦戚。通女謁。怠政事。廢學問。崇佛老。修宮室。私行遊。嫖威儀。若此者。諫官任之。大小羣臣。下逮於庶人。苟有言焉。則固天子所宜側席而聽者也。卽言之過。而固可無尤也。外此人與政其亟矣。然而人之賢不肖。銓衡任之。政之因革。所司任之。雖君道之所必詳。而清諸其源。則是非著。而議論一。爭於其流。則議論繁。而朋黨興。貞邪利害。各從其私意。辨言邪說。將自此起。固不可不慎防之。而廣聽適以召姦。尤明主所深懼也。以要言之。言而譏。非乎我者。雖激雖迂。而不可忽也。言而褒貶於人。辨說乎事者。辨雖詳。辭雖切。而未可信也。士之受規於朋友者。且然。

而況君天下者乎。然則選忠直知治者。任諫職於上。而主意昭宣。風尚端直。則羣言博采。而終弗使主父偃息。夫躬之流。矜文采以讐其姦邪。慎之也。卽所以廣之也。又何必執周官之不設諫臣。以下訪芻蕘哉。近者分諫職於臺省。聽亦廣矣。而六科司抄發之任。十三道司督察之權。糾劾移於下。而君聽非所獨任。故詭隨忿戾。迭相進退。而國是大亂。則廣之適以廢之。黨人交爭。勞臣掣肘。將諫官之設。以諫下而非諫君乎。拂其立諫之經。而予以譖言之徑。乃至僉人游士。獻邪說以爲用人行政之蠹賊。不專不慎。覆軌已昭。後世尙知鑒哉。

晉始建國。立七世之廟。除五帝之座。罷園丘方澤之祀。合之於郊。皆宗王肅而廢鄭元也。於是而知王肅之學。醇正於鄭元遠矣。後世經學傳鄭氏。肅之正義沒而不傳。則賈公彥孔穎達之怙專師而晦道也。周之祀典。組紃以上不廢也。而限天子之廟於五世。合兩世室而始爲七。元之託於義而賊仁也。周禮合樂於園丘方澤者。非祭也。所以順陰陽合律呂而正樂也。而謂郊之外有園丘方澤之大祀。元之淫於樂以亂禮也。其尤妖誣而不經者。爲上帝之名曰耀寶魄。又立靈威仰。赤熛怒。白招矩。叶光紀之名。爲四方之帝。有若父名而賓字之者。適足以資通人之一哂。而以之釋經。以之議禮。誣神媒天。黷祀惑民。元之罪不容貸矣。託之於星術。而實傳之於讖緯。夫且誣爲孔氏之書。王肅氏起而辨之。晉武因而絀之。於是禁星氣讖緯之學。以嚴邪說之防。肅之功大矣哉。惜乎世遠俗流。師承道圯。而肅學不傳也。如其傳。則程朱興起。尙有所資以闢鄭氏之淫辭與。

三代以下。用兵以道。而從容以收大功者。其惟羊叔子乎。祖逖之在睢邱。宗澤之在東京。屹立一方。以圖

遠略。與叔子等。乃逃卒。而其弟稱兵。以犯順澤。卒而部衆瓦解。以爲盜。皆求功已急。而不圖其安。未嘗學於叔子之道。以弭三軍之驕氣。驕則未有能成而不亂者也。或曰叔子之時。晉盛而吳衰。擁盛勢以鎮之。則敵亡。可以坐待。而逃與澤。抗方張之虜。未可以理折。則時異而不可相師矣。曰叔子之可以理服。而逃澤不能者。遇陸抗耳。若夫敵國之氓。信其仁厚。而願歸附之。則逃與澤之鄰壤。猶晉宋之遺黎。而叔子則晉吳異主。義不相下者也。使逃與澤以此臨之。不愈效乎。夫陸抗亦智深謀遠。不與叔子爭一日之利耳。使其狂逞如石勒女真之爲。則其亡愈速。是遇陸抗者。兩基逢敵之難。而非易制於石勒女真也。石勒雖驍。而志不及於江淮。且未幾而國內大亂。甚於孫皓之猶安處也。女真雖競。而幹離不撻。爛兀朮各懷猜忌。豕突鹿奔。無有能如陸抗之持重以相制者。使二子以道御兵。以信撫民。以緩制敵。垂之數十年。趙有冉閔之亂。金有完顏亮之變。以順臨逆。以靜待動。易於反掌矣。叔子之功。亦收之身後者也。何至於子弟爲梟獍。以伏誅。部曲竄萑葦。而憤起哉。可曰逃與澤求之已急。而未圖其安也。逃有離邱之可據。而郭默邵續之流。皆相倚以戴晉。澤有東京之可恃。而兩河忠義。皆相待以效功。與爲憤興而不與爲固結。二子之志義尙矣。惜乎其不講於叔子之道也。

用人與行政。兩者相扶以治。舉一廢一而害必生焉。魏晉其驗已。雖無佞人。而亟行苛政。以鉗束天下。而使亂不起。然而人心早離。樂於易主。而國速亡。政不苛而用佞人。其政之近道。足以羈縻天下。使不叛。然而國是亂。朋黨交爭。而國速以亂。曹孟德懲漢末之緩弛。而以申韓爲法。臣民皆重足以立。司馬氏乘之以寬惠。收人心。君弑國亡。無有起衛之者。然而魏氏所任之人。自謀臣而外。如崔琰。毛玠。辛毗。陳羣。陳矯。

高堂隆之流。雖未聞君子之道。而鯁直清嚴。不屑爲招權納賄。驕奢柔諂猥鄙之行。故綱紀粗立。垂及於篡。而女謁宵小。不得流毒於朝廷。則其效也。晉武之初立。正郊廟。行通喪。封宗室。罷禁錮。立諫官。徵廢逸。禁讖緯。增吏俸。崇寬宏雅正之治術。故民藉以安。內亂外逼。國已糜爛。而人心猶繫之。然其所用者。賈充。任愷。馮勗。荀勗。何曾。石苞。王愷。石崇。潘岳之流。皆寡廉鮮恥。貪冒驕奢之鄙夫。卽以張華陸機。錚錚自見。而與邪波流。陷於亂賊。而愍不畏死。雖有二傅和嶠之亢直。而不敵羣小之翕訾。是以強宗妒后互亂。而氏羯乘之以猖狂。小人濁亂。國無與立。非但王衍輩清談誤之也。是用人行政。交相扶以圖治。失其一。則一之僅存者。不足以救。古今亂亡之軌。所以相尋而不舍也。以要言之。用人其尤亟乎。人而苟爲治人也。則治法因之以建。而苛刻縱弛之患。兩亡矣。魏之用人。抑苟免於邪佞爾。無有能立久長之本。建宏遠之規者也。孟德之智。所知者有涯。能別於忠佞之分。而不能虛衷以致高朗宏通之士。爭亂之餘。智術興。道德墜。名世之風邈矣。僅一管甯。而德不足以相致也。晉承魏之安處。時非無賢。而獎之不以其道。進之不以其誠。天下頽靡。而以老莊爲藏身之固。其法雖立。文具而已。使二代之君德修而勤於求治。天下羣趨於正。而豈患法之不立乎。宋太祖太宗之所以垂統久長。而天下懷其德於旣亡之餘。庶幾尙已。杜預欲短太子之喪。而曰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安得此野人之言。而稱之哉。今有人焉。心不忘乎敬父。而坐則倨以待。情不恕乎愛兄。而怒則紕其臂。亦將曰存諸內而已乎。內外交相維交相養者也。旣飾其外。必求其內。所以求君子之盡其誠。欲動其內。必飭其外。所以導天下而生其心也。今使衰麻其衣。疏糲其食。倚廬其寢處。然而馳情於淫侈。以忘其哀慕者鮮矣。耳目制之心。不得而動也。藉令錦其衣。肉其

食藻井綺疏金樞玉戶其寢處雖有哀慕之誠不蕩而忘者鮮矣耳目移而心爲之蕩也故先王之制喪禮達賢者之內於外以安其內而制中材之外以感其內故曰直情徑行戎狄之道也夫鳥獸之啾啁以念死內非不哀而外無所飾則未幾而忘之矣野人之內存而外不著見者亦如是而已矣杜預之於學也亦博矣以其博文其不仁六經之旨且以之亂諒闇者梁菴也有梁無柱茅苴垂地之廬也而誣之曰心喪叔向之譏景王曰有三年之喪二謂之有喪矣非謂存諸內者之徒戚也而誣之曰不譏除喪而譏其燕樂之已早預之存諸內者誣聖欺天絕人而禽之猶曰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乎故曰以禮制心心有不存而禮制之其外無別則內之存與不存又奚以辨哉邪說逞人道息凡今之人皆曰臣忠子孝兄弟弟恭求其心而已而心之不可問者多矣不仁哉杜預之言以賊天下有餘也

嵇紹可以仕晉乎曰不可仕晉而可爲之死乎曰仕而惡可弗死也仕則必死之故必不可仕也父受誅子讎焉非法也父不受誅子不讎焉非心也此猶爲一王之下君臣分定天子制法有司奉行而有受誅不受誅者言也嵇康之在魏與司馬昭俱比肩而事主康非昭之所得殺而殺之亦平人之相賊殺而已且康之死也以非湯武而見憚於昭是晉之終篡康且遺恨於泉下而紹戴之以爲君然則昭其湯武而康其飛廉惡來矣乎紹於是不孝之罪通於天矣沈充以逆伏誅而子勁爲晉效死蔡仲之命曰爾尙蓋前人之愆沈勁克當之矣紹蓋前人之美而以父母之身糜爛而殉怨不共天之亂賊愚哉其不仁也湯陰之血何不洒於魏社爲屋之日何不洒於叔夜赴市之琴而洒於司馬氏之衣也

魏晉之際有貞士曰范粲較管甯陶潛而尤烈而稱道絕於後世士之湮沒而志不章者古今不知凡幾

也。甯以行誼著。潛以文采傳。粲無他表見。而孤心隱矣。乃其亢志堅忍。則二子者未之逮焉。送魏主芳而哀動左右。三十六年。佯狂不言。卒於車中。子喬侍疾。足不出邑里。父子之志行。誠末世之砥柱矣。文采行誼。無所表見。志不存焉耳。甯之不若此也。甯未仕漢。而粲已受祿於魏也。潛之不若此也。知晉之將亡而去之。不親見篡奪之慘也。故二子者無妨以文行表見。而粲獨不可難哉。其子之賢也。晉賜祿以養疾。賜帛以治喪。而不受。嵇紹聞之。尙爲仇讎之子孫。捐父母之身。人之賢愚相去。有若此哉。粲之所爲難能也。非但難能也。其仁矣乎。

晉詔諸王。大國置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所依倣之名。曰周制也。古之諸侯。皆自有兵。周弗能奪而非予之也。其自周始建之國。各使有兵。彼有而此不得獨無也。郡縣之天下。兵皆統於天子。州郡不能自有其人民。獨假王侯以兵。授以相競之資。何爲也哉。夫晉豈果循周制。以追三代之久安長治也乎。懲魏之虧替宗室。而使權臣乘之耳。乃魏之削諸侯者。疑同姓也。晉之授兵宗室。以制天下者。疑天下也。疑同姓而天下乘之。疑天下而同姓乘之。力防其所疑。而禍發於所不疑。其得禍也異。而受禍於疑則同也。嗚呼。以疑而能不召亂亡之禍者。無有。天下皆以爲疑已矣。而孰親之。其假以防疑者。且幸已之不見疑而窺其疏以乘之。無可親而但相乘。於是而庸人之疑。終古而不釋。道不足於己。則先自疑於心。心不自保。而天下舉無可信。兄弟也。臣僚也。編氓也。皆可疑者也。以一人之疑敵天下。而謂智計之可恃以防。其愚不可瘳。其禍不可救矣。親親而以疑。則親非其親。尊賢而以疑。則賢非其賢。愛衆而以疑。則衆非其衆。夫何疑哉。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而已矣。交君子以道。給小人之欲。孤遊於六合。而荆棘不生。無有

聖賢而無豪傑之度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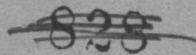
天下惡有無故殺人而可以已亂者哉。齊王攸欲殺劉淵。王渾曰：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其說是也。舍殺而無以馭之也。淵之所以終亂晉而殘之也。不殺淵而淵反。則咎王渾。殺淵而胡叛。則抑且咎齊王。舍本循末。兩俱有咎。而孰能任之。曹魏之居匈奴於內地。使若淵者。得以竊中國文事武備之緒餘。濟其姦而啓雄心。其禍久矣。淵卽死。若聰若曜若孟若宣。挾怨以求逞能。旦殺一人。夕殺一人。皆無罪而翦之乎。契丹之所以深女真之怨而激之起。豈有幸哉。夫晉承魏失。固未可急驅除之矣。王濟欲任淵以平吳。縱虎自衛之術也。李熹欲發匈奴五部。假淵將軍之號。征樹機能。此策之善者。而孔恂諫止之。何也。恂誠憂淵之叵測。抑必有術以制之。而但色變於談虎哉。涼者中國之贅餘也。河湟之間。夷狄之所便也。淵西征而蕩平。樹機能之墟。卽割其地以安之。而淵之心戢矣。淵卽不戢。五部之心亦戢矣。馭得其道。則且不敢竊河西而據之。卽其不然。我據蕭關以距之。其極遠也。亦但如元昊而止耳。孰如近在汾晉之間。使我不軌之士民。教獫狁虎。河決魚爛於腹心乎。故知李熹之謀。非但以平樹機能也。實以斥淵而遠之也。此弭禍於將然之善術也。一疑之一畏之。無可如何而姑置之。淵且自危且自矜。尤且自信也。是召之以必反之道也。嗚呼。晉之失政。賄賂已耳。交游已耳。王渾父子得賄而保淵。孔恂楊珧不得賄而基淵。故李熹之深識不庸。非淵之能亡晉也。晉自亡耳。

傳威之忠。荀勗之佞。判然別矣。而其議省官也。則勗之說爲長。故聽言者不惟其人。惟其言而已矣。咸剛直而疾惡已甚。見閒曹之吏。或怠傲而廢功。或舞文以牟利。憤然曰：焉用此爲。而以費農夫之粟。空國家

之帑哉。其言非不快於一時之心。而徧衷以宰天下。天下又惡能宰哉。古者方五十里之國。卿大夫士。府史胥徒。具羣聚以上食於公。下食於民。而不憂其乏。天下之大。庶官僅供其職。而曰公私不足。此翁嫗之智。不出簞豆之間。故曰徧衷以宰天下。天下弗能宰也。古之建官以治事治民。固也。而君子野人。天秩之以其才。敍之以其類。率野人以養君子。帖然奉之而不靳。豈人爲哉。王者以公天下爲心。以扶進人才於君子之塗爲道。故一事而分任之。十姓百家。而卽立之長以牧之。農人力耕而食之無媿。君不孤貴。而養之必周。乃使一藝一經一能一力者。皆與於君子之列。而相獎以廉恥。雖有莠稗。不盡田而芟刈。使扶良苗以長。但勿令奪苗之滋可矣。官省而人之能與於選者。其塗隘。力不任。耕志不安。踐之士。末繇分天之祿。以自表異。則且淫而爲姦富。激而爲盜賊。君子之塗窮。而小人之歧路百出。風俗汜濫於下。國尙孰與立哉。惟用人之塗廣。而登進之數多。則雖有詭遇於倖門者。而惜廉隅。慎出處之士。亦自優游以俟。而自不困窮以沒世。如其省官而員數減。則入仕也難。入仕難。則持選舉之權者益重。數十人而爭一軌。苟有捷徑之可趨。雖自好者。不能定情以堅忍。而秉銓苟非其人。則自尊如帝。操吉凶也如鬼。託澄汰以爲壟斷。而所裁抑者。類修潔之士。所汲引者。皆躁佞之夫。士氣萎。官邪興。流沔而無所立。卽使傳咸任之。且不能挽頽波以從綱紀。況莫保司銓之得盡如咸乎。故君子甚患夫剛直者之婞婞。以忿疾當世。而欲以刻覈重抑天下之心也。況其言曰。公私不足。併官以務農。則尤悖甚。爲吏者幾何人。而廢天下幾何之頃畝。有天下而汲汲憂貧。奪天所貴重之君子。使爲農圃之小人。以充府庫。非商鞅之徒。孰忍爲此哉。治天下有道。非但足食。而遂足以立也。荀勗曰。清心省事。庶幾經國之宏猷。詎可以其人而廢之。

賈充之力阻伐吳也。不知其何心。或受吳賂而爲之閒。或忌羊杜二王之有功而奪其寵。皆未可知。抑以充之積姦之情度之。不但然也。曹操討董卓。勦黃巾。平袁紹。戰功赫然。而因以篡漢。司馬懿拒諸葛平遼東。司馬昭滅蜀漢。兵權在握。而因以篡魏。充知吳之必亡。而欲留之以爲己功。其蓄不軌之志已久。特畏難而未敢發耳。乃平吳之謀。始於羊祜。祜卒。舉杜預以終其事。充既弗能先焉。承其後以分功。而不足以逞。惟阻其行。以俟武帝之沒。己秉國權。而後曰。吳今日乃可圖矣。則諸將之功。皆歸於己。而已爲操懿也。無難。此其情。杜預張華固已知之。憚武帝之寵充。而未敢言爾。觀其納女於太子。知惠帝之愚。而以甥舅畜之。曹操之妻獻帝。楊堅之妻周主。皆此術也。其謀祕。其姦伏。時無有摘發之者。而史亦略之。千載之下。有心有目。灼見其情。夫豈無故以撓大猷也哉。嗚呼。晉感充之弑君以戴己。而不早爲之防。求其免於亂也難矣。所幸充死七年。而武帝始崩。賈謐庸才。且非血允。不足以爲司馬昭耳。不然。高貴鄉公之刃。豈有憚而不施之司馬氏乎。一女子猶足以亡晉。充而在當何如也。項羽非侯生之君也。漢高以其誑羽而遠之。若蛇虺。石守信高懷德之流。未嘗任弑君之惡也。宋太祖以其戴己而防之。若仇敵。變詐凶狠。不知有名義者。君不可以爲臣。士不可以爲友。孫秀洒南嚮之涕。諸葛靚懷漆身之忠。晉弗能用焉。其不再傳而大亂有以也夫。

秦滅六國而銷兵。晉平吳而罷州郡兵。未幾而大亂以亡。秦誓稱武王克殷。放牛歸馬。衅甲囊弓。示天下弗用。秦晉與周。將無同道。而成敗迥異何也。紂之無道。虐加於民。而諸侯或西嚮歸周。或東留事紂。未嘗日尋干戈。競起爲亂也。天下之志。相胥以靜。而弄兵樂禍之民不興。及乎紂虐。革周政行。而皆仍故服。無



與煬之不待撲之也。戰國之爭。逮乎秦項。凡數百年。至漢初而始定。三國之爭。逮乎隋末。凡數百年。至唐初而始定。安史之亂。延乎五代。凡百餘年。至太平興國而始定。靖康之禍。延乎蒙古。凡二百餘年。至洪武而始定。其間非無暫息之日。若可以定者。然而支蔓不絕。旋踵復興。非但上有暴君。國有姦雄。抑亦人心風俗。一動而不可猝靜。虔矯習成。殺機易發。上欲撲之而不可撲也。夫秦與晉惡能攝天下之心與氣。而斂之一朝哉。故陳勝有輟耕之歎。石勒有東門之嘯。爭乘虛而思起。此兵之不可急弭者。機在下也。且夫周之興也。文王受鈇鉞而專征。方有事於密阮崇黎。而早已勤脩文德。勤聖學。演周易。造髦士。養國老。采南國之風。革其淫亂。兒童嬉遊而掇芣苢。女子脩事以采蘋蘩。未嘗投戈而始論道。息馬而始講藝也。優而柔之。以調天地和平之氣。而於兵戎之事。特不得已而姑試之。上弗之貴。而下且賤之。聖人之所以潛移人心。而陶冶其性者。如此其至也。而後戎衣甫著。而弓矢旋弢。天下以爲實獲我心。可澡雪以見榮於文治。秦之并六國。滅宗周。晉之篡魏而吞吳也。謀惟恐其不險。力惟恐其不競。日進陰鷙殘忍之夫。皇皇以圖弋獲。而又崇侈奔欲。以敗人倫之檢柙。其與於成功共富貴者。抑奢淫以啓天下之忌。無以滌天下之淫邪。而畜其強狡於草澤。幸而兵解難夷。遂欲使之屈首以奉長吏之法。未有能降心抑志以順從者也。上無豫教。而欲飾治安於旦夕。召侮而已矣。此兵之不可急弭。教在上也。陶璜山濤力排罷兵之議。從事後而言之驗矣。然抑豈於天下甫離水火之日。尋兵不已。而日取其民。納之馳驟擊刺之中乎。盍亦求諸其本矣。故聖人作而亂不難已。商周是也。道之馴也。聖人不作。待其斂之已極。人皆厭苦而思偃武。帝王乃因而撫之。則漢唐以後之一統是也。幾之復也。庶幾商周之治者。其惟光武乎。寇盜方橫。而獎道敦

禮任賢愛民以潛消民氣之戾於擾攘之中兵不待弭而自戢然而黎陽之屯固不敢藉口於放牛歸馬以自擬於周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夫士苟有當世之略一言而可弭無窮之禍雖非在位庶幾見用而天下蒙其休何爲其祕之哉而孰知其固不可也言之不切而人習以爲迂遠之談而不聽言之切而見用矣天下測其所以然而且以其智力與上相扞格如其不用也則適以啓姦邪而導之以極其凶忒矣漢魏之際羌胡鮮卑雜居塞內漸爲民患徙之出塞萬世之利也雖不在秉國大臣之位固且憂憤積中而不容已於切言之卽不用矣後世且服其卓識而謂晉有人焉此郭欽江統所以慷慨言之無所隱而論之詳也故傳之史策而後世誦之不衰乃欽之言曰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夷狄之庭其後劉淵父子石勒皆踐其言而晉遂亡嗚呼豈非郭欽之言教獫升木乎劉宣張賓之謀皆師欽之智而灼見晉之可襲取者非一日也言之不用而徒導人以亂矣藉晉用之因而下徙戎之令羣胡知其畏己而已有可乘之勢於方徙之際潰爛以逞又將奚以制之使弭耳以聽邪故使欽而在坐論之列與君若相密謀之內庭則極言之而不嫌言卽不用猶不致啓戎心以增益其惡惡有忘屬垣之耳揚於大庭曰人將若何以加我將若何以使我莫敵我其終無如何哉非其位也謀不得而盡也姑緘默以俟其變可也雖義激於中而不敢快於一發誠慎之也孔子曰吾其爲東周乎所以爲者不言也聖人且慎於未可有爲之日況偶有所知者乎

西晉之亡亡於齊王攸之見疑而廢以死也攸而存楊氏不得以擅國賈氏不得以逞姦八王不得以生

亂。故舉朝爭之。爭晉存亡之介也。雖然。盈廷而爭者。未得所以存晉之道也。攸之不安於國。武帝初無猜忌之心。荀勗馮統聞之耳。勗與統賈充之私人。非但佞以容身。懷鬻國異姓之心。久矣。忌攸者非徒忌攸。實忌晉也。攸之賢固足以託國。然豈果有周公之德哉。卽微攸而晉固可存。漢唐宋之延祚數百年。亦未嘗有親賢總己以制天下於一人而卒不可亂。無他。姦臣之在側而已。劉放孫資在魏主之奧窔。而司馬氏援之以攘臂。勗與統之於賈謐楊駿。未知其誰屬。而要其市司馬氏之宗社於人。則早作夜思以謀逞志者也。攸卽廢晉不必亡。勗統不除。晉無存理。修賈充之餘怨。則陰擯張華。排博士之忠言。而顯斥曹志。苟有圖存晉室者。小不惜官爵。大不惜軀命。揚於王廷。揭勗統之姦。迸之裔夷。則不待交章訟攸。而攸固以安。抑不待措攸於磐石之安。而晉固以存。今乃舉尊卑疏戚之口。合訟攸而強帝持天下以任攸。苟勗固曰。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墮其術中。而猶競以爭。尙口乃窮。攸之困晉社之危。諸臣致之矣。夫一時徇名依附之衆。不足言也。李熹劉毅傳咸忠直。爲當時之領袖。而不能取前讒後賊爲宗社效驅除。晉之廷不可謂有人矣。植君子則小人自遠。則以進賢爲本。斥姦爲末。此自姦邪未逞之日言也。不逐小人則君子不安。則以斥姦爲本。進賢爲末。此爲姦邪已盤踞於內之日言也。二者互相爲本末。而君子知擇焉。乃以明於人臣之義。而爲社稷所賴。非然則相激以益其亂而已矣。

惠帝

惠帝之愚。古今無匹。國因以亡。乃唐順宗之瘖而無知。宋光宗之制於悍妻而不知有父。其愈於惠帝無

幾而唐宋不亡。有人焉耳。四顧晉廷之士。有可託以天下者乎。齊王攸之得物情也。其能爲慕容恪與否。不敢信也。傅咸劉毅諫諍之士。可任以耳目。而末可任以心膂。非能持大體者也。張華謀略之士。可與立功。而末可與守正。非能秉大節者也。託國於數子之手。不能救惠帝之危。況荀勗馮紆賈謐楊駿之驕佞。挾戈矛以互競者乎。傅咸劉毅能危言以規武帝之失矣。賈充之姦。與同朝而不能發其惡。張華秉國。朝野差能安靜。而楊后之廢。且請以趙飛燕之罪罪之。依賈謐浮慕之推重。而弗能止其邪。華不能辭亡晉之辜矣。或曰。狄仁傑廁身淫后姦賊之間。與周旋而不恥。論者以存唐之功歸之。惡知華之非有密用。特不幸而未成耳。曰。仁傑驟貴於武后之朝。當高宗之世。未嘗位大臣。秉國政。權固輕矣。故不能不假權於武后。以濟大難。華被武帝之深知。與平吳之大計。以開國元老。出典方州。入管機要。爲天下所傾仰。僅託淫邪之黨。塗飾治迹。而可稱大臣之職哉。體先墮。望先失。志先奪。求有爲於後。幹旋於已亂之餘。其能乎。謂盈晉之廷。無一人焉。非已甚之辭也。夫晉之人士。蕩檢踰閑。驕淫悞靡。而名教毀裂者。非一日之故也。魏政之綜核。苛求於事功。而略於節義。天下已不知有名義。晉承之以寬弛。而廉隅益以蕩然。孔融死而士氣灰。稽康死而清議絕。名教爲天下所諱言。同流合污。而固不以爲恥。其以世事爲心者。則毛舉庶務。以博忠貞幹理之譽。張華傅咸劉毅之類是已。不然。則崇尚虛浮。逃於得失之外。以免害。則阮籍王衍樂廣之流是已。兩者交競。而立國之大體。植身之大節。置之若遺。國之存亡。亦孰與深維而豫防之哉。故與賈充偕而不慙。與楊駿比而不忌。如是。則雖得中主。難持以永世。況惠帝之愚。無與匹者乎。董養升太學之堂而歎曰。天人之理。旣絕。大亂將作。誠哉其言之也。

惠帝之七年。索頭猗廆。西略諸夷三十餘國。拓拔氏入主中國之□□也。夷狄居塞內。乘中國之虛。竊爲主於中國。而邊遠之地虛。於是更有夷狄乘之。而爲主於所虛之地。夫夷狄所恃以勝中國者。朔漠荒遠之鄉。耐饑寒。勤畜牧。習射獵。以與禽獸爭生死。故羸獷悍厲。足以奪中國膏粱豢養之氣。而旣入中國。沈迷於膏粱豢養。以棄其故。則乘其虛以居其地者。又且羸獷悍厲而奪之。故劉石慕容姚苻赫連。迭相乘而迭相襲。猗廆之裔。乃養其銳於西北。徐起而收之。奄有羣胡之所有。而享國以長。必然之勢也。契丹入燕雲。而金人乘之於東。金人有河北。而蒙古乘之於北。知奪人而不知見奪之。卽在此矣。嗚呼。其養銳也久。則其得勢也盛。其得勢也盛。則其所竊也深。自拓拔氏之興。假中國之禮樂文章。而冒其族姓。隋唐以降。胥爲中國之民。且進而爲士大夫。以自旌其閥閱矣。高門大姓。十五而非五。帝三皇之支庶。婚宦相雜。無與辨之矣。漢魏徙戎而塞內空。朔漠以延新起之夷。相踵相仍。如蟹之登陸。陵陵藉藉。以繼進。天地之紀。亂於不可復理。乾坤其將□乎。謀之不臧。莫知其□之所極。將孰尤而可哉。

流民之名。自晉李特始。春秋所書戎狄。皆非塞外荒遠。控弦食肉之族也。其所據橫互交午於中國之谿山林谷。遷徙無恆。後世爲流民。爲山寇。皆是也。澤潞以東。并陘以南。夾乎太行王屋。赤白狄也。夾淮之數。淮夷也。商雒浙鄧房。均戎蠻陸渾也。夔巫施黔。濮人也。漢川秦鞏。姜戎也。潛霍英六光黃隨。均羣舒也。宜歙嚴處。島夷也。其後以郡縣圍繞。羈縻而附之。版圖之餘。而人餘於地。無以居之。地餘於人。因而不治。遂以不務耕桑。無有定業。而爲流民。相沿數千年而不息。緬惟禹之奠下土也。刊山通道。敷其文命。聲教訖乎四海。盡九州之山椒水曲。而胥爲大夏。延及三代。納之政教之中。而制其貢賦。蓋以治之者。緩之也。殷